

读来读往

鼓馨录

欢迎来逛“文学公园”

母亲节当天,翻开《厦门日报》,一眼就看到“城市副刊·花季”出现在头版导读栏里。“城市副刊”之于头版,不由得使我想起元代乔梦符对于作文要诀的有趣比喻“凤头、豹尾”。

副刊,因常出现在报纸末版,有人笑其为“报屁股”或“报尾”。单看“报尾”二字,极易使人产生“可有可无”之感,事实却恰恰相反。正如乔梦符所喻之写作要义,文章开头如凤首般引人入胜,结尾须似豹尾状警策有力。“豹尾”“报尾”二者谐音,而“报末”与“文末”亦同等重要。

众所周知,副刊版面较其他版大有不同,被分割为许多小块,有人称其为“小田地”,而作者也就是每块田地的耕耘人。要问这田地面积几何?“千字文章的容量”是也。可别小看这区区千字,但凡写作爱好者都知道,要在如此篇幅中将人物事件交代清楚,形象,远比那“长鲸吞航、俛倪吐浪”的长篇勾勒要难上好多倍。那么,耕田者又都是何方高人?《厦门日报》以其贴近百姓生活而著称,而“城市副刊”的作者定位也是写作爱好者,并非专业作家。

单就以上两点而言,写作者的难度不言而喻。幸好,我们这些草根作者的背后,有着敬业尽责的副刊编辑加持。编辑两三句提点之语,常令我等受益匪浅。记得有一次,编辑在文友群里提醒:“写作的时候,人物语言要符合该人物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,而不能由作者有意识拔高。”读完此句,豁然开朗,我在记事本上写下:“花季是‘城市副刊’的少儿版。不仅儿童,周边的大朋友也都非常喜欢。原因何在?秘诀或就在于‘少年说的是少年话’,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、成长阶段相匹配,而非‘拔苗助长式’的成人语气。少儿如此,成人亦然。史铁生先生的《我与地坛》读了多遍,每读一遍都眼畔湿润。一位母亲的人格魅力竟是由平常的叙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、触人心弦。是的,本就是一位平凡的家庭妇女。而她那不私的母爱,由其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,不再是真实不过了吗?伟大的灵魂何须拔高?切记老师所言……”

“无须拔高”“记叙日常”,就是好文章的“任督”二脉了吗?诸位看官,先别着急。记得有位作家说过,副刊文章并不等于“有稿费”的日记”。诚然,真实的行文,并非等同于让人将日常交友流水账式地罗列出来。“城市副刊”,定位为身边人身边事,不仅是作者本人对难忘往事的一段记录,更希望能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获得、滋养与成长。这是副刊编辑告诉大家的。相信不少人与笔者一样,也是位“业余选手”,写作中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。没关系,大胆提起笔来,跟随副刊编辑,徜徉在这座绮丽的“文学公园”里吧。相信笔耕不辍的你我,日积月累,文学素养与审美境界都能得到不小的提高。

家事

囡仔

讨海

小孩回到小嶼老家,嚷着要下海,我们大人自然要陪。老妈也要跟。老妈手脚麻利,一身下海行头:扎大头巾中,包得只剩两只眼,上着旧长袖衬衫,下套褪色长裤,脚踏胶底水鞋。再从邻里借些,这样人人都有了讨海人的范。

农历初一、十五前后几天,潮水涨落幅度大,称大水(大潮)。今日是十八,海水退得多,退得深,多有机会讨得海鲜。瞧瞧老妈手上的讨海“利器”——剖蚶刀、竹篮子,还有侄子女的空水瓶。我真懵了。

傍晚五点的海岛,风轻云淡。小岛正南方的滩涂上,凉意爽心。眼前的天地,简单又纯粹,黄沙淤泥共沐霞光;海鸟上下飞舞,似乎在庆祝大潮的到来。

侄子女女手上忙于挖土、堆沙、抔水。专注讨海的,只有老妈。且见她弯腰,一手抓蓝,一手提剖蚶刀,佝偻行进。也才一袋烟工夫,花蛤已躺满半篮子。有经验的老妈一旦发现细小洞孔,有气泡从洞中喷出,即将剖蚶刀或铁钎插入圆孔附近,用力向上翻动,就可在翻出的沙土中找到花蛤。经老妈手把手传教,我又恢复了童年记忆。

这次带小孩下海,多半是闹着玩的,本无意让老妈跟。看她躬腰一会,就起身一会……孱弱的腰椎是早年过度操劳落下的病根,尽管近十年来,脱离山海劳作一线,但也不堪岁月催人老啊。“哇!挖这么多啊!”侄儿指着趋满的竹篮,惊喜地叫着。老妈扭头微笑回应——那满是褶皱的黑脸膛,在夕阳照耀下熠熠生辉。

我们子女成家后,软硬兼施请老人同住,就是希望他们不再从事体力活。哪想屡屡放重话,也阻止不了他们回老家的步伐。回回重申“三不”口头协定,也约束不了他们暗地上山下海的劳作。从周一一通电话到每日一通电话,老人还是话前承诺再三,话后三不五时下海剖蚶抓狗蟹。电话远程遥控堵不了扯漏,我们只好多往老家赶了,常回家看看,多陪伴母亲。希望一次次陪伴,能让光阴走得再慢一些。

老照片
之旧物件

阿贵

上世纪80年代末,在鼓浪屿老街的拐角处,有一家逼仄的电器维修铺,驻店的维修师傅是十分健谈的“和平伯”。

平日里,总能看见他端坐在工作台前,全神贯注地摆弄那些从线路板上拆解下来的电子元件。松香化烟,焊丝凝珠,在他过硬的维修技术面前,形形色色的电器故障都能轻松化解。左邻右舍称赞其高超的维修手艺,而我却对此充满好奇,还有模有样学他摆弄起手边能得到的各种器具。

那时,我就读于鼓浪屿笔山小学,每周一节的“科技课”特别让人期待。课堂上,孙老师耐心传授科学知识,解答同学们提出的一个个问题,还手把手地教我们做小手工。当时,我特别羡慕那些家庭条件好的小伙伴,他们在紧张的学习之余,可以到少年宫参

加兴趣班。而我,只能挖空心思找些材料的拐角处,有一家逼仄的电器维修铺,驻店的维修师傅是十分健谈的“和平伯”。

那年夏天,玩伴“红毛”神气十足地跑到我家。他一改往日的吝啬,提高嗓门对我说:“送你一样东西,这是少年宫兴趣班发的手工材料,用这些零部件能组装出一台玩具拖拉机,我可没闲工夫来整这玩意。我舅舅回来探亲,给我带了变形金刚和弹珠台……”我倍感意外地接过来,发现盒子里除了一些规格各异的薄铁皮和小铁管以外,还有两对大小不一的黑色橡胶轮胎,配套的说明书则被油印在盒子内侧的纸板上。

认真看完说明书,我从自己的工具箱里翻找出那把专门用来剪铁皮的大剪刀,将裁剪好的铁皮弯折出所需

再回首

洪凌飞

老同安人都很熟悉,同安实小东侧以同安古城墙为校墙,墙外是东溪。城墙高三四米,颇为宽阔。30年前,我读小学的时候,放学后,小伙伴们并不急着回家,喜欢到城墙上玩耍。城墙一端有一宽敞的方台,说是老炮台。炮台上有一株榕树,枝繁叶茂,树干苍老,需六七人方可合围。岁月侵蚀,树干上有个贯通左右的树洞,小伙伴们围着树干捉迷藏,从树洞左右窜进窜出。盛夏时节,树荫浓密,或下象棋或吊单杠或打乒乓球,惬意得很。

榕树旁有株斜卧的合欢,每当夜幕降临,羽状复叶上的小叶片就两两相对,合将起来。夜合晨舒,名为合欢,确实贴切。初夏时节,合欢枝头缀满密密麻麻的花朵,满树淡黄犹似氤氲云雾,如梦如幻。那四溢的香气,芬芳了初夏的烟雨。

向东远眺,东溪闪烁着斑斓的波光,向南流去。再往东,文笔塔巍然耸立在凤

山之巅,迎送流云。城墙上攀满了嫩粉的天蓝的牵牛花。伙伴们顺着城墙石缝,手脚并用,攀爬城墙。爬到高处,便往溪岸的草甸上蹦,看谁的胆量大。

顺着墙根往南数百米,是横跨东溪的南门桥。南门桥南侧河床上兀然裸露着一大一小两块巨石,由于常年遭受溪水冲刷,日光曝晒,巨石表面光滑浑圆,色泽浑然似古铜。主石向东探出,神似冲浪的金龟。这就是银城胜景之一的东溪金龟。老百姓把此处唤作金龟潭。主石北面石壁刻有朱熹手迹“中流砥柱”和明朝乡贤李春芳所题“逝者如斯”等古朴苍劲的大字,为胜景增添了几许古意。

据传,古时溪顺流而下,每到“金龟”处,巨石挡道,水流湍急,漩涡甚多。有经验的船夫,用船篙撑巨石,减缓船速,稳定船身,避免碰撞。天长日久,巨石上留下船篙撑出的数个石窝。正因为此处航

老家

苏丽芬

每日晨跑,都会经过老房子。虽然旧址容貌已焕然一新,但那株相伴数十年的玉兰树依然巍巍挺立着。每次看到它,仿佛又看到了奶奶亲切的笑容。

奶奶最喜欢玉兰花了,每到玉兰花盛开时节,奶奶就会叫我们帮忙摘几朵玉兰花。她把玉兰花放在鼻边闻闻,一副享受的模样。

父母忙于田地劳作,每日早出晚归,我们几个姐妹几乎都是奶奶陪着长大的。奶奶身材矮小,做事利索有条理,把我们几个照顾得好好好的。

奶奶是太奶奶的童养媳,在那个年代,闽南乡间,一些有儿子的家庭就会提早养一个童养媳,这样可省去一大笔娶媳妇的费用。奶奶八岁时就被太奶奶带回家,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,奶奶被太奶

情网

胡美云

与远在江苏的母亲打电话聊天,母亲细细念叨着:再过两天啊,我是一定要回老家去住一住的,我一个人回去,住在家里,不种田了,只种点菜,我是能照顾好自己,你们放心……

电话里的母亲仍在轻轻说着,语气里有着掩藏不住的期待与憧憬。远在他乡的母亲总是习惯将故乡叫作老家。老家的田和地,老家那些久远的人和事,都成了母亲离开故乡这些年来电时必说的话题,并且,诉说的时间越来越长——我知道,母亲是真的想家了。

可是,我能怎么安慰母亲呢?过去一年,母亲摔倒过两次,一次手腕轻微骨折,一次更严重,冬天时滑倒伤到腰骨,我们照顾着整整在床上静躺了三个月,现在才仅仅恢复到能自由活动而已。这样老弱的母亲,我们能怎么放心,又怎么能安心让她一个人独自回乡间生活呢。日渐衰老的母亲,我们不敢心她独自回去,在工作和孩子间忙碌着的我们,又没有大片的

玉兰花飘香

奶奶丫鬢使唤,吃尽苦头。后来太奶奶卧病在床,奶奶不离不弃照顾她整整十三年。我们听后都特别心疼奶奶。

奶奶是个非常善良的人,邻居出门干活,到了饭点还没回来煮饭,她就会把邻居家的孩子接到我家吃饭。父母同样有颗慈善心,在那个粮食紧缺的年代,他们也支持奶奶如此操作。

上世纪90年代末,村民大面积种植香蕉、蜜柚等水果,家乡经济有了大发展。那时我们的老房子坐落在河边,每年汛期河水暴涨,直接灌进老房子,老房子被淹没在茫茫河水中。镇里决定改善我们的居住环境,划了块地给我们盖新房。由政府补贴一部分资金,其余由我们自己出资。工作人员到我家谈论说要把老房子拆了,奶奶颤悠悠指着那棵玉兰树说:

当时只道是寻常

时间陪她住在老家。故乡,竟成了母亲和我们都回不去的地方。

想起许多年前,那时的故乡很热闹,有熟悉的田间和熟悉的四时作物,还有总也忙不完的农活。那时,我们都以为,繁忙的乡间劳作和三餐应时起的炊烟,对于我们,会周而复始一辈子。那时,在盛夏的夜晚,我们最喜欢做的事,就是编织许多和远方有关的美丽设想与期盼。

想起前些日子与同样远在他乡的发小聊天,似乎不过一转眼,我们怎么就到了中年呢,已然额前添皱纹,两鬓生白发。谈起许多亲密的儿时玩伴,仿佛不过转了个身,有些人,竟已是二十多年未见了。手机那头的发小发出感慨:我们那个时候哪里知道彼此的人生竟难有交集啊,总以为伙伴就是世界,走出去才知道天高地远,人间无常。

“走出去才知道天高地远,人间无常”,手机这边的我忽然就被这样的字句戳中了泪点。想起从前在故乡时的点点

的角度,再用电烙铁挂上焊锡,把各个部件牢牢地焊接在一起,安装好橡胶轮胎后,刷上一层光亮的油漆。经过半个月的焦急等待,一台纯手工打造而成的拖拉机模型就做好了。随后的一段时间,这台曾被“红毛”戏谑为土得掉渣的铁皮玩具,成了玩伴们争相抢夺的对象。直到有一天,它被人从高高的坡道上用力推下,重重地砸在突起的砖块上,导致右前轮受损变形,成了眼前的这副模样(如上图)。虽然它受伤了,但我依然没舍得扔,放在鼓浪屿的老宅里,保存至今。

三十多年一晃而过,如今生活条件改善了,每次看到孩子们坐在玩具堆里尽情玩耍,我就忍不住回想起自己悄然远去的童年。那此起彼伏的欢笑声,仿佛仍在耳边,挥之不去!

古城墙见证旧时光

道危险,古往今来,不免有溪倾覆,金龟潭巨石间的褶皱里、淤泥里,相传埋藏着当年散落的铜钱铜板,甚至还有戒指大小的玉环。

不知何时起,一放学,成群的孩子聚集在金龟潭,心无旁骛地挖宝贝,场面堪比大型考古现场。只要耐心、细心,确实能有所收获。至于东西值不值钱,孩子们并不在意。

穿越三十年时光,老树、城墙、金龟潭依旧聆听着东溪的浅唱低吟。只是城墙根下的沿溪土路,已改成花岗岩石板的慢行道;溪岸浅水处也点缀着各色亲水植物,香蒲、再力花、美人蕉、花叶芦苇……各自摇曳。

落日余晖洒满古城墙,斑驳的地衣在岁月的浸染下依旧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,它们见证了代代银城娃对家乡割舍不断的的爱恋与乡愁,永不褪色,历久弥新。

我家宠物

康火南

养狗,从不爱到喜欢

这两年,我和老伴回到老家前山村,回归乡间田园生活,好不优哉游哉。老家依山傍水,一条小河从村边蜿蜒流过,交通便捷,离县城也不过十多公里路程。乡邻靠养蜂脱贫致富,绿树红花掩映着新农舍,村容焕然一新。

自古以来农村就有养狗习惯,老伴是城里人,天生怕狗,狗一走近伸吐舌头,她就浑身起鸡皮疙瘩。我劝说还是要养只狗,可以帮忙看门,还多个玩伴,丰富生活。我去了一趟县城,从朋友处领回一只4月龄的金毛,起名田。

旧厝大门边原有的狗洞还留着,我们重修了田的小窝。头几天专教固定地点大小便,很快田就适应了新环境。田特别聪明,不时还会卖萌,逗得我们开怀大笑。一日,我们坐沙发上聊天,田跑过来凑热闹。老伴说:“你可要听话哦!不然就揍你!”她边说边在沙发上拍了两下,没想到田忽地站起来,上肢搭到沙发上,用右爪在沙发上连击两下,把我们逗得笑出眼泪来。

夏日傍晚,溪边凉爽,我们常到溪边漫步,田屁颠屁颠跟着。到了一个大水潭边,我顺手拾起一个小石头往水潭中扔去。没想到,田嗖的一声,直扑潭中潜入一米多深的水里,一瞬间,竟从潭里叼起一个小石头浮上水面。后来我每次到溪边都带着小皮球,随便扔,有时水里,有时地面,让田捡回小皮球,有意识锻炼它的机灵和耐力。

一日傍晚,我们吃过晚饭正收拾残局,发现田从外面跑回来,嘴里还叼着一尾大鱼,足有一斤重,鱼尾还甩来甩去。我双手扶起它的头,轻轻一吻:“了不起啊,田还会抓鱼呢!”

第二年夏季,田长成一只大狗了。老家遭遇史上罕见的台风袭击,暴雨倾盆,山洪暴发,大水淹了道路,不时还可看到洪水中挣扎的猪羊。突然,洪水咆哮声中夹杂着女孩哭声,一个小女孩双手抱着木头,从上游漂流而下,距溪边有30多米远。溪边有人大喊:“抓紧木头,千万不要松手!”可是小女孩的手被大浪一击松开了。我大喊:“田快去救人!”田像离弦的箭冲到那小女孩身边,它用前肢扶住木头,使出全身力气,推着木头往岸边靠近。距岸边10米,5米,3米,我急忙跳下水抱起小女孩。

第二天早晨,天蒙蒙亮,一阵狗叫声把我从梦中吵醒。只听钥匙开门的响声,田早已窜到我面前,摇头摆尾,异常兴奋。我猜想一定是老伴回来了。果然,老伴提着大包小包进屋,一进屋就感慨:“车还没停稳,田就叫个不停,晓得是它来接我了!一下车就被它粘住了,折腾了好一阵。”

看来,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,老伴从怕狗到爱狗,是以真心换真心。人与动物如此,人与人亦如此。

履痕

徐凤霞

转山洗肺之发现

上周末,好友说要开车带我去“转山洗肺”。小汽车一路蜿蜒而上,到同安小坪森林公园门口,海拔已超过500米。我们一行三人选择徒步,进公园大门后直接往一条近年修建的水泥路走去,路面宽敞,能容三人并行。

此处峰峦秀丽,林海茫茫。山间空气湿润,树林繁茂,山花烂漫,蝶舞飞花。我们呼吸着带有淡淡花香的空气,一路谈笑。缓步前行,鼻尖的空气越发清新,真是踏入了森林大氧吧,我大口大口呼吸,确有洗肺之神效。远处一片清新翠绿的竹林吸引了我们的视线。摇曳的翠竹如少女飘逸而舞,婀娜多姿。竹叶鲜嫩润泽,发出哗啦啦声响,似乎在和我们打招呼。此处为小坪森林公园竹林区,一处温馨的毛竹家园,参天的竹子,直立挺拔,明秀秀润的绿色充盈天地间。

好友考我:“你知道竹子如何长成吗?”“不就是苗圃育完树苗移植吗!”我答。“错!是由竹笋发育而来,生长竹笋的笋根,在地下铺开方圆几里远(地下茎称竹鞭),聚集养料,当它脱去外壳后,竹子便开始发芽抽枝快速生长,一天可长二十厘米来哦!”

我加快脚步走进竹林,细心寻找其生长的踪迹。竹林地面竹株分立,确有大或小破土而出的笋,有的高约三十厘米,粗壮如高射炮弹头,壳壳布满黄色斑斑;有的纤细挺拔,高二米左右,竹顶部末段状如一支圆珠笔,直指天穹,其靠近根部的竹笋已脱去外壳,露出青绿的竹节;靠路边一竹笋不知遭何人砍伐,笋壳已被剥离,笋尖不复存在,只留一段还在土中扎根,露出地面约二十厘米,呈密密匝匝竹节的金黄色笋体。我终于探明了竹子成长的奥秘——三年蛰伏隐忍,积聚能量精华,而后飞跃而起,节节拔高。

我在心中,默默为翠竹点赞。俊秀挺拔的翠竹,无论生存环境如何变化,从不怨天尤人,而是通过不懈努力,完成一场自我雕琢的修行。当今社会,人心浮躁,不妨学学翠竹坚韧不拔的毅力,在逆境中顽强前行,相信也能欣赏到竹意盎然的人生美景。